

公元1644年至1911年

清朝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文学出现多元发展。我省遗存丰富,辽博收藏的部分精品瓷器有——



岁寒三友玻璃胎画珐琅葫芦式鼻烟壶



青花红彩海水九龙纹梅瓶



珐琅彩开光牡丹花小碗



黄地塑三彩云龙纹大盘

俺们村是本溪冶铁的源头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杨 竞

核心提示

“王官冶铁遗址”位于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街道办事处。明清时期,这里是本溪地区十分重要的铁矿“基地”,被后人称为“本溪冶铁源头”。如今,田地里、菜园里到处都能看到散落的铁渣子,村民们拿它们没有办法。当然,随着来游玩、访问的人逐渐增多,当地村民对这段历史有了亲切感,同时也为能住在“本溪冶铁源头”而感到自豪。

壹 | 这处偏远遗址可用手机直接导航

本溪市内到上牛村,相距20多公里,有公路相通。从现在看,这条路线是从市内去了农村,但从本溪冶铁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回到了冶铁的起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考古报告证明,本溪大规模集中冶铁始于明代,而上牛村恰恰是明清时期的主要冶铁地点之一。

记者要寻访的冶铁遗址位于上牛村王官沟村五组。为了保护遗址,本溪市政府特意在村头矗立一块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碑,碑上清楚地刻着“王官冶铁遗址”。

从本溪市内去上牛村,路途较远。幸运的是,有一趟从市内直通上牛村的公交车。更幸运的是,这处位于偏僻农村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手机地图上竟然有明确的标识——从上牛村的公交车站点到遗址现场只需步行1公里左右,顺着导航即可到达。

记者采访的那天早晨,本溪下了一场小雨。寒冬里下雨,天气阴冷,气温骤降,记者裹紧棉衣,加速前行。

随着目标位置越来越接近,人迹也愈加稀少。乡村的土路泥泞不堪,雨水湿了鞋,鞋底挂着厚厚的泥,一步一滑。目光所及,阴晦的天空下,群山连绵不断,细雨中如墨如黛。身边的农田裸露着枯黄,乌鸦不时从头上飞过,留下“呱呱”的鸣叫。空气清新,这一切既熟悉又陌生。步行约30分钟后,一块矗立在路边、写着“王官冶铁遗址”的石碑出现在眼前。

在村头,有一家食杂店。当记者推开店门,热气扑面而来,八旬女店主从炕上坐了起来,麻利地点着了灯。顿时,小小的食杂店一片明亮。当记者询问冶铁遗址相关情况时,店主一脸茫然。

她告诉记者,年轻时,她从丹东嫁到了这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我们这里是王官沟村五组,以前是小队,现在是组。我不知道这里曾经炼过铁。”女店主摇摇头,并不愿意与记者过多交流。她指了指窗外的一条小路,说:“你顺着那条路走,北坡上住的都是‘老户’,你去那打听打听。”

记者再次感到幸运——食杂店女店主无意中给记者指了一条“明路”。顺着小路,记者来到山坡下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原来,这里不仅是当地“老户”的集中地,还是真正的遗址所在地。

“你照什么呢?”就在记者拿出相机拍摄周边景色时,一个粗犷的声音从不远处的院落里冲了过来。记者定



①在王官沟村,“铁渣子”随处可见,村民将其堆在路边。
②“王官冶铁遗址”市级文保石碑立在村路旁,但遗址位置并不在这里。
③当地人口中的“铁渣子”。它不是铁,是古人炼铁时产生的废弃物。

睛一看,一座院落里,一名男子正站在墙边紧盯着记者。其实,记者沿着村路走进这里时,他就已经发现了,记者的拍照行为引起了他的好奇。这并不奇怪,对于一个偏僻的农村而言,这里很少有外地人出现,当记者在村子里

走走停停,边走边拍时,自然会引起村民注意。

记者向他挥挥手,当走进大院说明寻访明清冶铁遗址时,他马上热情起来:“我们这里才是真正古代冶铁的遗址。你跟我走,我给你讲讲。”

记者手记

本溪,明代冶铁遗址数不清

朱忠鹤

在明代,位于王官沟村的冶铁遗址归属铁岭三万卫。

距离“王官冶铁遗址”不远是明代有名的威宁营。这处遗址位于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街道威宁营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址已经漫漶不清,但在历史文化研究者眼中,它的重要地位一直在。

地域历史研究者邓全得告诉记者,明代,本溪地区凭借丰富的铁矿石与煤炭资源,成为辽东重要的冶铁基地,冶铁遗址星罗棋布,形成以威宁营为核心、辐射溪湖片区及近郊山地的冶铁网

络,官办铁场与民间作坊并存,共同构成了颇具规模的冶铁产业格局。

除了威宁营、王官沟外,在溪湖片区还聚集了柳塘、蚂蚁村沟、明山沟等多处冶铁遗址。其中,柳塘冶铁遗址面积约2平方公里,分布着多层冶铁窑与厚重的炉渣堆积,红土岭、白土岭一带散落着坩埚碎片,是明清时期大型民间冶铁集群;彩北街道蚂蚁村沟遗址出土了明代炼铁坩埚,与柳塘遗址连片形成溪湖冶铁带;本溪湖附近的明山沟遗址则依托周边煤炭资源,以土法坩埚炼铁为核心,属于小型民间作坊。

此外,本溪满族自治县偏岭镇的窑子峪冶铁遗址是明朝嘉靖年间重要的官办炼铁工场,主要生产军工与农具用铁,留存有炉址、矿坑与工匠居住遗迹;平山区桥头镇的连州峪遗址是官方管控的冶铁点;平顶山周边遗址依托山地铁矿开展中小型坩埚炼铁,留下了炉渣、矿石堆积与冶铁窑遗迹。

这些遗址均围绕在太子河两岸的煤铁富集区,既便于运输,又能就近获取资源,生动还原了明代本溪地区成熟的冶铁工艺体系,也印证了辽东冶铁产业在明代手工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贰 | 到处可见的铁渣子“招人烦”

经他讲解,记者了解到,矗立“王官冶铁遗址”石碑的那片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冶炼地点,文物部门当初将石碑立在那里,可能只是为了方便寻找。

面对镜头,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辽东山区口音侃侃而谈:“我60多岁了,是土生土长的王官沟人。小时候,爷爷就告诉我,我们村在古代是重要的冶铁地。”男子又兴冲冲地领着记者来到邻居家的院墙边,那里堆放着数十块大大小小的铁渣子。他边比划边说:“几年前,村里铺设自来水管线,往下一挖,都是这种冶铁废弃的铁渣子,有这么厚的一层。”

对于明清时期的古代冶铁遗存,这几个住户已经见怪不怪了。由于铁渣子太多,村民在修整菜园子时只能将它们掩埋在土层下面。因为这些铁渣子特别容易渗水,所以村民对它们很无奈,“这东西招人烦,但拿它们没办法,看到了就拣出来,堆在这儿。太多,捡不起。”男子讲道。

除了铁渣子,村里还有明清时期开采铁矿石的矿道。男子告诉记者,大约30年前,村里一户人家打井,无意中挖到了铁矿石的矿道,“好像是斜着下去的,历史太久了,没有人敢下

去看看,就用土填上了。”虽然记者百般追问,但男子一直不愿意说出姓名。“哎呀,我就是把我知道的历史都告诉你了,不用写名字。”随后,他话题一转,小声问道:“你们都已经来采访了,这里是不是快要动迁了?”

面对记者给出的“不清楚”的答案,刚才还在兴头上的男子略显失望,“之前,市博物馆里的人来过两次,他们过来也就是调查调查。你们不是一回事?”

在村中,记者边拍照边采访,并给男子讲述了本溪的历史。当听记者说王官沟在明清时期不仅是重要的一处冶铁遗址,还是今天本溪炼钢铁的重要源头时,男子的双眼瞬间又亮了起来,“我说嘛,近年总有外人来我们村调查,原来我们村还是本溪的炼铁源头啊,自豪!”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这里能搞旅游开发就好了。你看,我们这里的山多好,要是能动迁就更好了。”

记者顺着男子手指方向,环视四周,的确,在群山脚下,有大片平坦的耕地,看来古人选择冶铁地址时,煞费苦心。

叁 | “铁渣子”原来不是铁

“本溪素称‘煤铁之城’,那么,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冶铁的呢?从目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最迟始于明代。”本溪博物馆研究员梁志龙一直行走在本溪,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颇为熟稔。

十多年前,梁志龙曾经踏访过王官沟村。当时,他和记者一样,也看到了村子角落里遍布的废弃铁渣子。“其实,王官冶铁遗址在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辽东志》也曾经记载,它是明代铁岭三万卫修建的冶铁场所。”

本溪今天能成为“煤铁之城”是有历史必然的。梁志龙说,本溪地下不仅有铁矿石资源,还有煤炭资源,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冶铁过程中必须使用的耐火黏土,“可以说,本溪是天选的冶铁地方。”

那么,明清时期,铁矿石是如何变成铁疙瘩的呢?记者见到的铁渣子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梁志龙向记者简单地科普:首先,工人开采出铁矿石,将完整的铁矿石敲碎成小块,放在耐火黏土制成的坩埚里,然后再放进专门的炼铁炉。随着炉子温度升高,坩埚里的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化学反应,铁熔化成铁水并沉淀在坩埚底部。冷却后,敲碎坩埚,就能取出铁块了。

从本溪市现存的明清时期多个冶铁遗存来看,当时的技术就是用耐火黏土制成坩埚,以木炭或焦炭为燃料,借助风箱鼓风提升炉温至1300℃,先炼出生铁,再经锻打制成熟铁。

在王官沟村随处可见的铁渣子并不是铁,是破碎后的坩埚。因为明清时期这里冶铁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就留下了很多坩埚碎片,即村民口中的“铁渣子”。

“现在铁渣子随处可见。想一想,那得多少坩埚?得多大的冶铁规模?”梁志龙向记者,随即又笑着说了一句,“这个问题你自己脑补一下。”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者朱忠鹤摄)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古代冶铁示意图。(资料图)

王官冶铁遗址

地址 本溪市上牛村王官沟村五组
年代 明清时期
价值 还原了古代本溪地区成熟的冶铁工艺,也印证了辽东冶铁产业的重要地位

资料库